
September 2017

On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Reception of "To Be a Poet in The Spare Time"

Xiang Xio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Xiong, Xiang. 2017. "On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Reception of "To Be a Poet in The Spare Tim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7, (4): pp.32-39.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iss4/7>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余事作诗人”的接受维度与误读原因探析

熊 湘

摘要:“余事作诗人”是韩愈《和席八十二韵》中的诗句,其本义为韩愈对席八的赞许。自宋代始,部分论者将其作为独立的话题,阐发一己之见。部分论者将自己的理解附会到韩愈身上,形成解读与还原之间的错位。他们对“余事作诗人”的理解包括:以诗歌为文章余事,以诗歌为政事、德行之余事。前者反映出北宋欧阳修等人的诗学观念,后者延续了古人传统的价值判断。重视典故、出处的笺释思路,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原诗的本意,从而成为误读不断的重要原因。此外,后人在诗歌中对“余事作诗人”的化用,则继续了“诗人”身份的诗性表达,也接近于韩诗原意。

关键词: 余事; 诗人; 韩愈; 欧阳修; 笺释

作者简介: 熊湘,文学博士,江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电子邮箱: xongxiang@126.com

Title: On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Reception of “To Be a Poet in The Spare Time”

Abstract: “To Be a Poet in The Spare Time” was a verse from Han Yu (768 – 824), and he praised Xi Ba with this verse. From North Song Dynasty, some people made it as an independent topic to express their own opinions. And some people even add their own understandings to Han Yu, which lead to the confusion about quoting and annotating. They had two explanations about the verse, poem was less important than essay, or poem was less important than government affairs and moral integrity. The former reflected the poetics of Ou Yangxiu (1007 – 1072) and others, and the latter continued traditional values of ancient people. The action which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allusion and annotation was the important reason of misunderstanding real intention, and it also ignored the original mean of this verse. Additionally, in the process of borrowing this verse to create new poetry, the later generations continued the poetic expression when they used this verse, and it more closed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Han Yu.

Key words: Spare Time; poet; Han Yu; Ou Yangxiu; annotation

Author: Xiong Xiang, Ph. D., is a lecturer in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 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xongxiang@126.com

欧阳修《六一诗话》云:“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272)。这句话常被韩愈诗歌的笺释、集注者引用,作为“余事作诗人”一语的注解。韩愈于诗歌用力甚深,影响颇大,似非以诗歌为余事者所能比。欧阳修认为这是韩愈的“雄文大手”,能力非凡,以余事作诗,也能有此成就。其实,欧阳修此论实成问题。已有研究者从韩愈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着手,解释“余事作诗人”的本来意义。^①但尚未深入探究原诗本身的结

构与内涵,以及其中所反映的身份格局;对误读产生的原因,接受的维度与演变,也未留意。与“不平则鸣”“气盛宜言”不同,“余事作诗人”在韩愈口中,仅仅是一句诗。我们能从这句诗得到的信息,是韩愈间接、无意的表达,而非刻意提出的理论主张与话题。然而,在后世的解读中,这句诗具有上升为理论话题的倾向,并生发出不同的接受维度。其中既能反映古人根深蒂固的思想,又能见出诗歌解读与还原中的错位。所以,“余事作诗人”对接受者的意义大于对创作者(韩愈)的意

义。而这正是本文要探究的内容。

一、官员、文人身份格局的映现 ——韩愈原诗解读

古代的士大夫多兼有官员与文人双重身份。按照日本学者村上哲见的归纳,成为文人的条件是人文素养与尚雅精神,如果在这基础上做了官,有“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那就成了官僚文人(村上哲见 46—47)。由此观之,韩愈乃典型的文人。然而,这是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所进行的客观的分析。所谓的官僚文人的身份意识未必像我们那样清楚与理性,在突显官员身份的同时,如何看待自己的文人身份,这与创作者的诗文观念密切相关。韩愈曾强调自己的“儒服者”身份,而在《和席八十二韵》中,我们能看到他对官员、文人身份较为全面的表达,原诗如下:

绛阙银河曙,东风右掖春。官随名共美,花与思俱新。

绮陌朝朝问,绫衾夜夜频。横门开日月,高阁切星辰。

庭变寒前草,天销霁后尘。沟声通苑急,柳色压城匀。

纶綍谋猷盛,丹青步武亲。芳菲含斧藻,光景畅形神。

傍砌看红药,巡池咏白苹。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

倚玉难藏拙,吹竽久混真。坐惭空自老,江海未还身。(方世举 618—19)

依据诸家考证,此诗作于元和十一年,时韩愈与席八(即席夔)同知制诰。对于此诗的结构,朱彝尊之言极当:“起二韵拈大意,次四韵叙景,又四韵赞席,末二韵道和意”(朱彝尊 1b)。就中间八韵而言,前四韵所写的基本是宫廷馆阁的景致,是为了突出席夔中书舍人的官职身份。后四韵中,第一韵言中书舍人的职能,接着盛赞席夔的文辞与形神。对于第三韵,历来的笺释者都着重分析“红药”与“白苹”的出处、典故。但从诗意的表达上讲,“看”与“咏”更为重要,它们反映出席夔的闲情逸致。并且,“咏”所体现的就是诗人歌咏的状态。第四韵“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完全

承接上一韵而来。此二韵句中的几个意象——花(草)、诗、酒——其实就是塑造文人雅士的必备元素,这与前面描摹的官员形象恰成映照。官员与文人的身份重叠,在古代实属常态,对于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这样的文职,二者的重叠则具有内在的必然性。作为官员,仕进功名是第一目标,也是其首要的价值体现。而在日常生活中,文人的风貌必通过赏花弹琴、饮酒作诗等行为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赏花弹琴、饮酒作诗等是形成文人身份的必备“附属品”。借助不同场景、空间,以及角色的合理转换与表演,官员与文人能够以被人认同的方式融于一体。韩愈没有以官员身份来否定文人身份,更没有将文人身份凌驾于官员身份之上。换言之,韩愈对席夔的赞扬,包括两方面:在朝廷上,能够运用文辞,尽人臣之能;在日常生活中,又能饮酒作诗,凸显雅士之风。两种身份各得其所而相得益彰。这在中唐文人官员那里,是一种生活常态。《和席八十二韵》正是对这一常态的诗意性表达。“诗人”在属于他自己的空间(闲暇)之内,是完全可以被承认、赞扬的;同时,对“诗人”身份的赞扬也只能在政事之外的空间内进行。^②由此言之,“余事作诗人”实乃韩愈对席夔的赞许,对诗歌也无任何贬抑色彩。“余事”乃政事之余,也就是闲暇时刻,若解为“末事”,意虽相近,然不免滋生贬抑的态度。

二、从诗句到话题 ——由误读生发的一条支脉

由上可知,欧阳修之论不是对原诗的注释,而是脱离了原诗的语境,凭主观感觉所阐发的意见。后世不少论者就沿着这条思路,借“余事作诗人”这句话阐述一己之见。在此过程中,原诗的语境全然消失了,“余事作诗人”不再是一句赞扬别人的诗句,而转化为一个诗学话题。换言之,在韩愈那里,“余事作诗人”只是一句诗,自欧阳修始,“余事作诗人”成为一个理论话题。“余事”“诗”等字眼牵动了论者的神经,诱导他们借此思考,并提出关于诗歌地位的论调。宋苏籀《栾城遗言》载苏辙之语曰:“读书须学为文,余事作诗人耳”(苏籀 175)。因是后人的节录,苏辙原话是否如此,有无提及韩愈,均不可知。只从这句来看,苏辙是借用了韩愈之诗,以表达“写诗乃是读书作

文的末事”，所强调的重点是“为文”，与韩诗的原意已然不同。宋费衎云：“作诗当以学，不当以才。诗非文比，若不曾学，则终不近诗。古人或以文名一世而诗不工者，皆以才为诗故也。退之一出‘余事作诗人’之语，后人至谓其诗为押韵之文”（费衎 75）。这是将“余事作诗人”从原语境中抽离出来，与时人所论的韩愈“以文为诗”的论点相联系。费衎论诗重学，故认为当以学为诗，而不应以学之外的“余事”（文才）为诗。每个人的立场不同，见解也会有所不同，这无可厚非。但以此思路，将“余事作诗人”与韩愈的为诗为文强行联系起来，肯定是不合理的。

如果说，宋代的几条材料，都集中反映了以作诗为文章之余事，那么到了清代，“余事作诗人”这句话获得了更多的解释维度。或接续宋人之论，以诗为文章之余事，如清王源云：“昌黎诗不及李杜，而文起八代之衰，则其文终有过于其诗也，其诗曰：‘余事作诗人。’”（王源 212）。或以诗为道学之余事，如李伍汉云：“管生约三方专力于朱程之学，而旁及于李杜之吟，所谓以余事作诗人也”（李伍汉 470）。或以诗为经济、事功之余事，如杨礼祥云：“（汪新）平生讲求经济，以余事作诗人，温厚和平，不失性情之正”（阮元 杨秉初 2449）。尽管诗歌时常因被赋予雅正讽谏、反映民生等主旨而得到重视，但在儒家事功的价值导向下，抒发个人情怀的诗歌必定被视为小道。于是古人对“诗人”身份产生否定性认同，即便擅长诗歌者，也时常不希望仅仅以“诗人”名世。陈瑚云：“诗歌小道，亦其兴会偶及，所谓‘余事作诗人’耳，而岂足以尽吾乾一哉”（陈瑚 333）。这里“余事作诗人”的言下之意就是，不要仅仅将乾一看成诗人。这与韩愈《和席八十二韵》中对诗人的态度相比，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韩愈将“诗人”作为文人必备的风貌而赞扬，而陈瑚却刻意回避诗人这一身份，强调诗人身份不宜独立存在。对此，杨凤苞说得更为明确：“后来之领袖，当勉之以实学。所谓余事作诗人，可耳，不当使仅以风雅名家”（杨凤苞 50）。

由上可知，在一些论者笔下，“余事作诗人”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的诗学论题。尽管他们运用此语时免不了提到韩愈，但其关键却在于借用这个话头来发表一己之见。

三、解读与还原的错位——后人误读的延续

将“余事作诗人”与韩愈的主张以及原诗语境割裂开，作为独立的论题，任由人们阐述、发挥，这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批评路径。然而，问题就在于，一些论者在脱离原诗语境的同时，却又忘不掉这句诗是韩愈所写。于是，他们秉持知人论世的主张，将已经脱离本意的论点再还原到作者韩愈身上，由此，误读不断。韩愈原作既非论诗，也没有申发议论，而宋朱弁云：“韩退之云：‘余事作诗人。’未可以为笃论也”（朱弁 101）。在清代，类似的情况更多。阎若璩云：“韩昌黎诗‘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昌黎以古文为根柢，诗为雕虫小技，不比老杜以生平全副精神注于诗，故诗云‘诗是吾家事’。韩杜之言如此，故曰：诗可以观”（552）。阎若璩竟以此为“诗可以观”的事例，说明他非但断章取义，并且将所取之义当成韩诗原意。此外，也有人将“余事作诗人”与古人重道轻文的言论并举，如袁文典在强调为文要重视六艺，不能“徒骋风云月露之词”（袁文典 420）时，便列举扬雄“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与韩愈“余事作诗人”之语，以为警句。陶澍所言更应注意：“然余闻韩子之言曰：‘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又曰：‘余事作诗人。’则知古之所谓立言不朽者，正自有在，扬子云所由耻雕虫而不为也”（陶澍 398）。“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本为杜诗，陶澍却将其归在韩愈名下，可见他只是凭借印象引用。故前一句非韩愈之言，后一句虽出自韩愈，却非原诗本意，其误读误用甚为明显。

我们再回到韩愈诗歌的注释上来。其实，在宋代就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北宋文说在《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中引用了王立之（直方）之语：“退之于诗，其实大用功，所以云然，谓不能望李杜者，非也”（文说 王俦 540），指出韩愈是着力于诗的，然未加详论。王俦在补注该诗时，对欧阳修的论点提出了质疑：“予观此两句，本为席八，非以诗为文章末事也，以诗为文章末事，乃欧阳修意，非退之意也”（文说 王俦 539—40）。这称得上是符合原诗主题的贴切之言。

然而，宋代大多数校注本如祝充《音注韩文公文集》，魏仲举《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

集》，朱熹、王留耕《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廖瑩中《世綵堂昌黎先生集注》，以及明蒋之翘《唐韩昌黎集辑注》，清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等均未对“余事作诗人”作注。大概他们认为这句诗无须过多解读，因未留下文字证据，故未可详论。清方世举在《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中，就径直将欧阳修之论与杜诗“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作为“余事作诗人”的注解，并云：“即此余事之谓也”（方世举 620）。这是典型的脱离原诗语境，按照前述思路来解读这句诗的做法。如此笺注不但对理解原意毫无助益，且会加深误解。文晔、王俦的韩集注本一直以来流传不广，影响很小。《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没有引用文晔、王俦的注释，应是方世举未见到这一注本，故他也无从参考王俦对《和席八十二韵》的补注。方世举之后，程学恂《韩诗臆说》也引用了欧阳修之语。^③在韩愈集的主要注本中，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引用的是欧阳修、何焯、方世举等人的解释，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引用的是王立之、欧阳修、何焯的解释。注重材料的搜罗、典故的累积，是诗文注释中的习惯性做法。集注、集释的优点在于吸纳诸家见解，有助于深入理解原诗。但是，在对待“余事作诗人”的问题上，集注、集释却暴露出它的弱点。过分注重材料的搜罗、典故的累积，势必产生一种超越了原文语意的解读，不利于梳理诗文本身的意脉。受此种思路影响，朱自清先生便认为“（韩愈）虽‘以诗为文章末事’，可是狮子搏兔，还是用全力的”（朱自清 343）。一些研究者在论述中，认为韩愈所言“余事作诗人”是“与他所倡导的古文传道比较而言”（卞晓萱 张清华 阎琦 316）的。类似的例子还不少，这些当是失于查证之故。柯万成在《韩愈诗研究》中，独辟“余事作诗人”一节，引班固《宾戏》“著作，前烈之余事”为据，认为“余事作诗人，当依三不朽次序而瞭解，不是轻视（诗歌）”（柯万成 22）。虽然扭转了以往轻视诗歌的论调，但以三不朽来解释“余事作诗人”，并以此切入韩愈的创作，未免求之过深。其问题不在于其分析的过程，而在于找错了切入点。^④总之，作为话题的“余事作诗人”可以有多种解读，但作为诗句的“余事作诗人”只能有一个答案。混淆二者的界限，不免会导致各种误读。

四、文学观念与价值判断 ——误读产生的内在机理

如果我们将古人对“余事作诗人”的解释归类，大致有以下两类：一是，以诗歌为文章末事；二是，以诗歌为儒家道德、政治事功之末事。

第一类以欧阳修为代表。我们撇开韩愈原诗，将焦点转移到欧阳修身上，就会发现问题。欧阳修虽耽于吟咏，在对待文章与诗歌的态度上，却时常表现出重文轻诗的倾向。其《酬学诗僧惟晤》云：“维诗于文章，太山一浮尘”（《欧阳修全集》61）。《梅圣俞墓志铭》云：“至于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隘也”（《欧阳修全集》497）。将诗排在文章之后，是欧阳修一贯的主张。由此来看《六一诗话》中的这段话，可知欧阳修是根据自己的见解对韩愈及“余事作诗人”提出的一种“想当然”的解读。我们再扩大一下视野，类似重文轻诗的言论不只出现在欧阳修笔下，这应是当时盛行的观念。^⑤梅尧臣专力为诗，却遭友朋后辈的批评。苏东坡评价文与可：“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苏轼 614）。当诗歌不体现讽喻、雅正，不反映国事民生，而转向对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抒写时，则失去了保证其较高地位的凭据。韩愈原诗第九、十两韵，与欧阳修所云“（韩愈）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都偏向于文人的闲暇生活与日常状态。抒写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诗歌，与具有正式的政治社会功能的文章相比，不论在场合还是重要性上，都成了闲余之事。需注意的是，欧阳修的解读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背景。自韩愈以来的古文运动，“以文为诗”的创作实践，都极大地影响了宋代的文学创作与诗文观念。换言之，韩愈与欧阳修等人面临的是同一性质的诗文变革的问题。所以，尽管欧阳修的解读颇为随意，但他提出的“诗歌为文章末事”是从当时的文学大背景所生发出来的话题，所以也就具有了言说的合理性与可能性。韩愈诗歌之所以会被如此解读，原因之一就在于韩愈正处在这个文学背景下。因而，韩愈的文学创作对后人的印象，与欧阳修的解读具有一定的耦合度。而这种耦合，与唐宋古文运动，以及“以文为诗”的创作实践与观念都有密切联系。

第二类则与古人的价值判断及传统注释习惯有关。众所周知,对于任何一段文字,它大致有两个解释维度:一是将其放入原始语境,通过上下文脉而观其意;一是将其纳入与之互文的文本系统中,语源、典故、以及别人的解释、发挥都成为理解这段文字的媒介。然而,后者尽管重要,但并不一定切合原意,“余事作诗人”就是如此。何焯《义门读书记》指出韩愈这句话本于班固《宾戏》:“著作者,前列之余事耳”(班固 4225)。其实,“××之余事”是一种较为固定的判断句,余事也有“末事(不重要的事)”之意,如《庄子·让王》云:“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陈鼓应 751)。在讨论到诗歌文章与德行政事的相互关系时,“余事”一词成为特定的言说和判断方式。班固《宾戏》所言实为一例。此外,葛洪《抱朴子外篇·尚博》云:“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则着纸者,糟粕之余事;可传者,祭毕之刍狗”(葛洪 杨明照 108)。又云:“且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余事也”(葛洪 杨明照 113)。葛洪虽反对称诗为“余事”,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时人具有这样的看法。李商隐《上韦舍人状》云:“赞助嘉猷,裨成睿化,则书辞典册,乃纶阁之余事也”(李商隐 1139)。与出谋划策的行为相比,仅体现在文辞层面的书辞典册就是末事,故该论的根本还是在于“实行”与“文章”之间价值高下的判断。宋晁补之亦云:“文学,古人之余事,不足以发身[……]至于诗,又文学之余事”(晁补之 662)。那么,“余事”同“小道”“(雕虫)小技”等词一样,成为判断诗文价值的言说方式。功业高于诗文,这在古代是再正常不过的价值判断。故上述诸家,都是在不同的层面继续发挥着这样的言说传统而已。由此观之,反倒是韩愈的诗句“余事作诗人”跳出了这种言说方式。而后来的论者却还沿着一贯的套路来解读,如俞樾云:“余惟班孟坚有言:‘著作者,前列之余事。’韩昌黎因之而云:‘余事作诗人。’”(俞樾 580)。正因为古人的这一价值判断,加之传统的注释方式注重典故、评论的汇集,故产生了这种误读现象。

五、原意的接续——“诗人”身份的诗性表达

作为引语,“余事作诗人”在诗歌中的化用、表达,与前述大为不同。囿于诗人的身份与立场,有的诗歌仍旧通过这句诗来表达重道轻诗的态度,如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送王子文宰昭武》其一前五韵述节义,最后一韵云:“余事作诗人,毋颛馥句工”(真德秀 34842)。也有人以之论诗,如清王昶《题沈秀才安成靖琢诗图》云:“自愧词场老斲轮,只将余事作诗人。天风海水凭君记,肯与西江作后尘”(王昶 460)。但受体制所限,议论空间不大。抒情乃诗歌之长,由此“余事作诗人”也带上了抒情色彩。清金铉《质孚侄埜进斋遗集题词十二首》其一云:“艰危饱历仅全身,报主捐糜志未伸。经济总因蹉跎废,只凭余事作诗人”(金铉 613)。壮志未酬,虽不甘心却只能作诗人,又因这是遗集题词,其感慨就显得更加深沉。

相比而言,另一种情况更值得重视。创作者接续韩愈原诗余意,借用此语以点染诗人韵致。宋王安中《直舍有书》云:“年来方寸湛如水,照见霜空无一尘。写出禅家有眼句,不妨余事作诗人”(王安中 36)。宋喻良能《鉴湖道中口占》云:“犹及残春追胜赏,不妨余事作诗人”(喻良能 701)。“不妨”二字显得通达自在,“诗人”一词与诗歌意蕴自然融合。类似的诗句再如清陈棻《赠练江刘毅可即用其七十自寿韵二首》其一:“剩有酒狂冲剑气,未妨余事作诗人”(陈棻 734)。陈文述《沈西雝载酒访诗图》:“同是诂经精舍客,羨君余事作诗人”(陈文述 529)。在这里,将“余事”解读为“闲余之事”更为恰当,“闲”本身就能体现出诗人的闲情逸致。于是,由于剥除了外在的功利价值,这样的诗句反倒使“诗人”身份获得独特、纯粹的形象。究其原因,首先与创作者的身份立场有关。重道轻文的理学家不太会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对诗人身份的追求。其次,这也与一定的文体、场合有关。功名仕进始终是古人的首要追求,他们不太可能在较为正式的文章、书信中以诗人自任(或者说以诗人自己最主要的身份)。换个角度来看,如前所述,韩愈“余事作诗人”的原意是:在闲暇(政事之余)的空间内认同与赞赏诗人身份。与实用性文章以及政治空间下的对话

相比,诗歌更多地属于闲暇空间。那么,用诗歌这种闲暇空间内的文字载体来表达对诗人的赞许,则是理所当然。除非创作者对诗人身份带有悲观的情感认同,否则用诗歌来贬低诗人身份,就是一种自我矛盾的言说方式。所以,对“余事作诗人”的解读不仅主体有别,文体也有别。诗歌是最能够充分展现诗人身份的文体,诗歌中的“诗人”以诗化、意象化的方式出现。在全诗的烘突下,“诗人”成为古人所追求的美好身份形象。现实中,作诗可能真的是闲暇之余事,但诗歌却能够放大闲暇时刻的美感,使创作者能够超脱现实的藩篱,在精神和审美层面趋近于诗歌中的“诗人”。

综上所述,“余事作诗人”经历了三个传播、接受路径。古人或引用此语以表达一己之见,或将此语当作韩愈的主张,进行解读。这两方面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对诗文价值高下的判断,与自古形成的诗文为道德、政事之余事的观念,成为解读、发挥“余事作诗人”的内在原因。后世诗歌对“余事作诗人”的借用与化用,呈现了与前者大为不同的接受方式,“诗人”作为抽象化的身份,在诗歌中获得了闲雅的审美属性,这反倒契合韩愈原诗的语境。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将这句话视为欧阳修等人的诗学主张,但不宜将其与韩愈直接挂钩。也即,关于韩愈对待诗歌态度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探讨,但是不能以“余事作诗人”作为切入点和重要证据。否则,我们得到的,要么是不合实际的假象,要么是放诸大多数古人皆准的泛泛之论。^⑥今人在解读《和席八十二韵》时,也会指出以“‘余事作诗人’为韩愈自谓”的解读方式不可取(王仲镛 173)。但是,被误解的过程正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它所折射出来的问题,诸如解读与还原之间的错位,传统观念下的思维惯性,不同空间下的身份表达等等,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此外,我们相信,这样误读的例子肯定不止“余事作诗人”一处,其中,古人对以往诗句的随意性运用、发挥而造成的误读,自不可避免。但更重要的问题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传统的笺释学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范式。在强调“知人论世”的同时,注重文本的出处与典故,以图寻求诗人的言外之意。这与从诗歌本身的意脉来进行解读的方式,并不一定契合,甚至会产生矛盾。清屈复在《玉溪生诗意·凡例》中云:“旧注有一事而

引数典者,不论诗意,惟看字句相同耳”(屈复 1a)。此语确实可照见诗歌笺释中存在的问题。所以,在诗歌本意与典故出处、诸家评论之间找到契合点,审慎地梳理古代诗歌笺释中的问题,当是极为必要之举。

注释[Notes]

① 关于韩愈“余事作诗人”的本意与误读问题,参见陈怡:“韩愈‘余事作诗人’解读”,《考试周刊》5(2010):30—31;林锦婷:“韩愈‘余事作诗人’之意探究”,《中文学术前沿》第九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二文均从韩愈的文学创作及理论主张等角度予以阐发,后者也指出了今人学者对此语的一些误读现象,但尚未着意于误读的形成与内在原因。

② 这里的“诗人”基本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人”,而非延续《诗经》传统,强调诗教、世用观念的“诗人”。

③ 据郭隽杰、李福标考证,程学恂《韩诗臆说》乃抄袭李宪乔对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所作的批语。故在引用欧阳修之言上,三者当是一贯之的。参见郭隽杰:“《韩诗臆说》的真正作者为李宪乔”,《首都师范大学学报》3(1995):54—57;李福标:“《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李宪乔批校在粤地的流传”,《文献》2(2012):127—135。

④ 另,张慧莲:“韩愈诗观及其诗”,《古典诗歌研究汇刊》第5辑第8册(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大加发挥“余事作诗人”一语,并连同其他材料,试图说明韩愈不是单纯致力于诗歌写作的人。非但违背韩愈原诗的本意,连论证的过程也颇成问题。

⑤ 详情可参见成玮:《制度、思想与文学的互动——北宋前期诗坛研究》,第七章第三节,第八章第一节(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⑥ 对大多数古人来说,儒家道德、政治功名都是高于诗文的。由此言之,以诗歌为儒家道德、政治功名之余事,放在大多数人身上都合适。对于韩愈来说,也大致不会错。但这种错位的解读对我们了解韩愈并无助益。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Ban, Gu. *The Book of Former H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2.]

卞晓萱 张清华 阎琦:《韩愈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Bian, Xiaoxuan, Zhang Qinghua, and Yan Qi.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Han Yu*.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1998.]

晁补之:《鸡肋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 [Chao, Buzhi. *The Chicken Ribs Corpus.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 of Literature (Wenyuange Edition)* Vol. 1118.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ublish House, 1986.]
-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 [Chen, Guying. *The Modern Explanation of Chuang-tz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陈棻:《雪川诗稿》,《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1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
- [Chen, Chang. *Prose form Xuechuan. The Series on the Books Non-included in the Four Branch of Literature*. Vol. 8-19.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1997.]
- 陈瑚:《确庵文稿》,《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
- [Chen, Hu. *Essays Form Quean. Censored Books in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 of Literature. Part of Literature*. Vol. 184.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1997.]
- 陈文述:《颐道堂诗外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0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Chen, Wenshu. *The Collected Prose of Yidao Hall. The Sequel to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 of Literature*. Vol. 1505.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 [Fang, Shiju. *Critical Annotation and Chronology to Collected Prose of Han Y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2.]
- 费衮:《梁溪漫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Fei, Gun. *Random Records by Liang Strea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5.]
- 金性:《静廉斋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4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Jin, Shen. *The Collected Prose of from Jinglian Room. The Sequel to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 of Literature*. Vol. 1440.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柯万成:《韩愈诗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
- [Ke, Wancheng. *On the Prose of Han Yu*. Taipei: Hua Mulan Culture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 李伍汉:《壑云篇文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
- [Li, Wuhan. *Essays from Heyunpian. Censored Books in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 of Literature; Part of Literature*. Vol. 187.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1997.]
- 刘学锴 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 [Liu, Xuekai, and Yu Shucheng. *Critical Annotation and Chronology to Collected Essays of Li Shangyi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2.]
- 欧阳修:《六一诗话》,《历代诗话》,何文焕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 [Ouyang, Xiu. *Poetry Commentaries of Liuyi. The Poetry Commentaries across Dynasties*. Ed. He, Wenh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
- :《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 [---. *Complete Works of Ouyang Xi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1.]
- 屈复:《玉溪生诗意》。乾隆四年扬州艺古堂刻本。
- [Qu, Fu. *Critical Annotation to Collected Prose of Yuxisheng*. Printed Edition of Yigu Hall, 1739.]
- 阮元 杨秉初:《两浙輶轩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 [Ruan, Yuan, and Yang Bingchu. *Collection of Youxuan in Zhejiang*.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苏籀:《栾城遗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 [Su, Zhou. *The Last Words of Luancheng.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 of Literature (Wenyuange Edition)* Vol. 864.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ublish House, 1986.]
- 苏轼 孔凡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Su, Shi, and Kong Fanli. *Su Shi Corpu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0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Tao, Shu. *Complete Works from Tao Wenyi. The Sequel to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 of Literature*. Vol. 1503.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村上哲见:“文人·士大夫·读书人”,《中国文人论》。东京:汲古书院,1994年。
- [Tetsumi, Murakami. “Literati, Scholar-bureaucrat, Reader.” *On Chinese literati*. Tokyo: Kyūko Shoin, 1994.]
- 王安中:《初寮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 [Wang, Anzhong. *The Chuliao Corpus.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 of Literature (Wenyuange Edition)* Vol. 1127.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ublish

- House, 1986.]
- 王昶:“题沈秀才安成靖琢诗图”,《春融堂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
- [Wang, Chang. “Inscribe a Poem on Scholar’s Painting .” *The Corpus of Rongchun Hall*. Shanghai: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3.]
- 王源:《居业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Wang, Yuan. *Essays from Juye Hall. The Sequel to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 of Literature*. Vol. 1418.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王仲镛:《韩愈诗文名篇欣赏》。成都:巴蜀书局,1999年。
- [Wang, Zhongyong. *Appreciation of Famous Prose and Essays of Han Yu*. Chengdu: Bashu Book Company, 1999.]
- 文说 王俦:《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0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Wen, Dang, and Wang Chou. *Critical Annotation to Collected Essays of Han Yu. The Sequel to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 of Literature*. Vol. 1309.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阎若璩:《潜邱札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 [Yan, Ruoqu. *The Notes of Qianqiu.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 of Literature (Wenyuange Edition)* Vol. 859.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ublish House, 1986.]
- 杨凤苞:《秋室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7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Yang, Fengbao. *Essays from Qiu Room. The Sequel to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 of Literature*. Vol. 1476.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 [Yang, Mingzhao. *Annotation to Baopuz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
- 喻良能:《香山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 [Yu, Liangneng. *The Xiangshan Corpus.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 of Literature (Wenyuange Edition)* Vol. 1151.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ublish House, 1986.]
- 俞樾:《春在堂杂文》,《续修四库全书》第155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Yu, Yue. *The Essays from Chunzai Hall. The sequel to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 of Literature*. Vol. 1550.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袁文典:《袁陶村文集》,《丛书集成续编》第130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
- [Yuan, Wendian. *Essays from Yuan Taocun. The Sequel to the Series Library Integration*. Vol. 130. Shanghai: Shanghai Publishing House, 1994.]
- 真德秀:“送王子文宰昭武”,《全宋诗》第5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 [Zhen, Dexiu. “Farewell to Wang Ziwen Who Will Go to Shaowu.” *The Collected Poetry of Song Dynasty*. Vol. 56.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 朱弁:《风月堂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 [Zhu, Bian. *Poetry Commentaries of Fengyue Hall*.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8.]
- 朱彝尊:“批韩诗”,《昌黎先生诗集注》,顾嗣立编。道光十六年膺德堂重刊本。
- [Zhu, Yizun. “Commentary on Poetry of Han Yu.” *Critical Annotation to Collected Prose of Han Yu*. Ed. Gu Sili. Reprinted Edition of Yingde Hall, 1836.]
- 朱自清:“诗言志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Zhu, Ziqing. “The Discrimination to Shiyanzhi.” *Zhu Ziqing’s Comments on Ancient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9.]

(责任编辑:查正贤)